

双鸭山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(内部发行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双鸭山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一九八九年十二月

责任编辑：陈雅岩、孙凤英

双鸭山文史资料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双鸭山市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双鸭山市印刷厂

1990年3月

1990年3月第一次印刷

目 录

向双鸭山转移的日日夜夜.....	季 青 (1)
抗联生活片断.....	张锡昌 (37)
忆周保中将军.....	张锡昌 (47)
回忆东北抗联十一军学校何忠全口述 陈雅岩整理 (52)	
围剿李大脑袋等残匪.....	李荆璞 (62)
全歼杨荒子、张俭匪部.....	潘守业 (68)
建矿初期执行党的 知识分子政策的回顾.....	张恩璞 (71)
我和红火箭掘进队.....	尹坤口述 王翠萍整理 (81)
倾城处处识字忙 ——五十年代我市扫盲运动的回忆.....	项 明 (113)
双鸭山煤矿初期的文化生活.....	高 枫 (119)
“兴桦”等矿区名称的由来.....	陈宝贤 (122)

向双鸭山转移的日日夜夜

季 青

1938年，东北抗日联军进入了极为艰苦的阶段。敌人集中了大批兵力，到所谓“三江省”地区，作长期的“讨伐”。我党在1937年，就识破了敌人的阴谋，指示各军，做好准备，在适当的时机，粉碎敌人的围剿。

这里叙述的，就是一支抗联小部队，如何历尽艰辛，掩护部队突围的事。

一

秋天的早晨，烟雾迷漫着山林。枯黄的草叶，象蒺藜一样锋利，茂密的丛林，布满了露珠，微风起处，雨一般地落下来，扑打着地上的枯枝败叶。这时候，抗联五军的一支小部队，正从驼腰子东南的一片森林里，向双鸭山方向转移。他们的衣服，已经被树枝撕扯得破烂不堪了，从头到脚，又被露水浸得湿淋淋的。

前卫小队刚登上七虎力河上的北岗，忽然发觉迎面走过来一群黑压压的敌人。“呼”——一声清脆的信号枪声，划破了早晨森林的宁静。后面的大队，闻声奔上山岗。顿时，

机枪、步枪、手榴弹，一起吼了起来，硬把敌人从半山腰赶到了山下。

四野烟雾迷漫，到处灰蒙蒙的。团政委估量敌人逃窜以后，决不会这样善罢甘休，一定会重起炉灶，组织再战。他仔细地观察了这一带的地形，觉得这里的地势是很好的，于是立即进行了布置，命令一连埋伏在山岗上，三连从左侧插到沟塘子里去。

不出政委所料，一顿饭工夫过后，敌人用正规的阵势开始了反攻。一阵猛烈的炮轰过后，敌人发起了冲锋，“喔一喔一喔”地呐喊着冲上山来，妄图一口吞掉这支小部队。三连由水中摸到敌人的渡口，正当敌人开始冲锋的时候，他们象一把利剑，把敌人斩成南北两段。被切断在南岸的敌人，被这突然的袭击惊呆了，象一群受惊的野狗，向南山根儿逃窜；被切断在河北岸的100多个敌人，被一连的几个冲锋，杀得滚来爬去，全部被歼。

激烈的战斗结束以后，四周的烟雾也渐渐消散，政委登高用望远镜一看，发现比我们多了将近四倍的敌人，正在河下游纷纷乱乱地重新组织渡河。

政委思索着怎样去对付这个敌众我寡的局面，击退敌人的偷渡。忽然，一阵喧闹声，把他从沉思里唤醒。他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，只见三连的战士们，站在水中，正在庆祝胜利，有的还唱起歌来。政委带着满意的神情来到河边，笑嘻嘻地对大家说：“你们刚才的水仗打得不坏呀，以后就把你们连叫做陆军水战队吧。”大家听罢，高兴地大笑起来。

“李指导员，”政委用手指着河下游郑重地说：“敌人

退到下边那个山头去了，现在正在重新组织渡河，企图迂回我们。一连已去山上迎击，你带一排人，迅速赶过去，协助一连，袭击敌人。”说完，他转向王连长说：“你留下四五个人，在这里喊喊口号，打打冷枪，支持门面；我带着其余的人，从左侧绕到南岗，抄敌人的背后，轰跑敌人。”

李指导员率领一排人，急速地向前推进。才走到半路上，就听到下头响起了激烈的枪声。他明白，敌人已经在渡河了，这一定是一连阻击敌人的枪声。想到这里，他实在按捺不住了，不顾一切地跳上了岸，弯腰向前跑起来。刚到政委指的那个山头附近，只见高山的山脚伸向河里，把河水顶了个大弯，转向北上。李指导员侦察了敌人的阵势，正在选取袭击的位置。忽然，从河南岸的草丛里响起一阵枪声，子弹从他的头上掠过，发出“哧哧”的尖叫，他迅速地一跃，跳进了河里，敌人的射击随即转向河里，河水被打得溅起无数的浪花。李指导员没有顾及这些，仇恨的怒火，在他心里燃烧。他毫不停歇地向前跑去。

原来，敌人上次渡河吃了我军“一切两断”的亏以后，现在变得更狡猾了。在这次渡河前，先在河岸上设置了卡子，专门防备由河里来的威胁，掩护过河的部队。

李指导员上气不接下气地跑着，一边计算着敌人卡子的距离。当他觉得已接近了敌人卡子的时候，就憋足了一口气，扔出一枚手榴弹，接着第二个人、第三个人……也都把手榴弹扔向河南岸的草丛里，一阵震耳欲聋的巨响，浓黑的烟雾腾空而起。等烟雾消失以后，只见20多个敌人，抱头向东南山根儿逃跑了。

渡过了河的敌人，虽然在北岗上遭到了一连的迎头痛击，但仍然在顽强地进攻，并且有一部分敌人已经运动到了左边的岗顶，形成了包围一连的形势。当敌人发觉河边的卡子已被打掉，背后遭到我军威胁的时候，才慌忙向后退去。政委站在高处，看到李指导员和三连的战士们已经占领了河岸，正继续向前推进，便命令一连发起冲锋，前后夹攻，打得敌人滚地滚、爬地爬，满山遍野地乱窜。

枪炮声渐渐平息了，战场上显得格外宁静。阵阵秋风，吹拂着战士们的脸颊，他们仨俩一伙地谈笑着，一边搜索战场，一边朝指挥所走去。

李指导员穿过人群，不断地跟战士们打着招呼。当他走到一连的指挥所时，一连连长截住了他，指着他的帽子问：

“哟！你这是咋回事？”

李指导员一怔，取下帽子一看，原来帽顶上被敌人的子弹穿了个洞。一连连长笑着对李指导员说：“你可真是有先见之明呀！知道长多高的个头就够尺寸啦，你要是再高一公分，今天敌人早就把你报销啦。”人们大笑起来，李指导员从容地戴上帽子不介意地说：“嗯！就凭这群狗崽子，敢到太岁头上来动土？”

李指导员爬上一个岗顶，只见北坡上有一堆人，他凑近一看，政委正跟一群俘虏谈话，他让俘虏挨个发表自己的感想，表明自己的态度。李指导员站在一旁，听了两三个俘虏的发言，便向自己的指挥所走去。

指挥所设在一个不大的山峰上，虽说山不算大，却是这一带的群山之巅，一眼望去，只见无数山岗，蜿蜒地伸向远

方的天边。他正看得出神，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。他扭头一看，政委的传令兵气喘吁吁地向他跑来。他知道传令兵是找自己来的。没等传令兵开口，便问道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报告指导员，政委请你去一趟。”

“走吧！”说着大步向政委的指挥所走去。

李指导员名叫李山，刚26岁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候，他还在大学里读书。他很用功，成天钻在书堆里，学业很好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，东北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，李山怀着爱国热情，放下了书本，投身到伟大的救国运动中。不久，他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开始，他做了四年地下工作，1936年才由地方党组织派到军队里来。

李指导员瘦长的身材，整年穿着破旧的军装，平日里，他不多说话，可是到了关键的时候，你就会发现他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。1938年5月，日本天皇的弟弟秩父宫来到佳木斯的时候，日本皇军驻佳木斯的司令官山下中将，为了在主子面前显显皇军的威力，炫耀“满洲国”是一块“王道乐土”，曾派了三四千人马，扫荡七星砬子。李山带着一排人，虽说有几十个伤病员和妇女，陷在敌人包围圈里，打不能打、跑不能跑，但在李山领导下，却没被鬼子“扫荡”掉。原来他们机智地跟着敌人打转转、捉迷藏，有时在敌人眼皮底下，有时在敌人背后，敌人在七星砬子来回扫荡了一个礼拜，竟没看见他们的影子。又有一回，敌人“讨伐”蛤蟆顶子，李山的连队正驻扎在那里，被敌人围困了十来天，给养

又断了，而李山的连队面对困难却越打越猛，终于突破了重围，安全转移。李山自己，则是行军当尖兵，宿营放步哨，照顾伤员，关心战士。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，李山成长起来，成了一名指导员，深受战士们的敬佩和上级的重视。

李山见到政委后，政委对他说：“整个情况，你是知道的。从俘虏嘴里得到的情报是：敌人分三路进山‘讨伐’，一路是勃利县，一路是湖南营，一路是孟家岗，正在往驼腰子集中。根据这些情况，部队决定马上进行突围。你率领五个人的小队，立即转回驼腰子。任务有两个：一是跟驼腰子镇上的张大个子去联系，征购行军给养，对地方工作人员交待情况；二是转移敌人视线，掩护部队转移。完成任务以后，立即到双鸭山会合。有问题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”李山充满信心地回答。

“好，”政委放低声音说：“我们这次战斗，意义比进攻石头河子还要大。假如我们能很快地秘密转回双鸭山，那鬼子就只好在这里摸瞎了。”

二

李山领着四个同志，走在去驼腰子的路上。他走在最前面，低着头，闷声不响。他在思索着怎样去完成任务。假设了许多情况，如果是这样怎么办，如果是那样又怎么办。他感到了自己肩负的关系着200多个战友安危这一重大使命的份量。他想得很出神，忘记了跟在自己身后的四个同志。

“同志们，”忽然，李山站住了，掉过头对大家说：

“为了跟敌人抢时间，我们得赶快赶到驼腰子，路上就别歇了，谁累了把枪给我背。”

“第六个人累了。”小姜笑着说，趁李山站着的工夫，他抢上一步，走到李山前面去了。

姜信有是个18岁的朝鲜青年。别看年纪小，革命历史却比李山还长。远在1928年，他就参加了儿童团，1932年便成了少先队员，1934年地方上组织抗日军，他参加了部队。从那天起，他就出生入死地为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。他数不清自己参加过多少次战斗，更数不清自己翻过多少高山大川。在枪林弹雨中，他逐渐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。他具有跟他年岁很不相称的战斗生活和战斗经验。平日里，他天真烂漫，活泼单纯；而在战斗中，却十分认真严肃，勇敢机警。

姜信有这些经历和他的出身也有关系。他出身于一个革命家庭，父亲是革命烈士，他母亲把自己的三个儿子全交给了党。他大哥姜信泰，是个出色的共产党员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以后，参加了抗日武装斗争。之后，他在抗联第五军作指导员和政治委员的工作。二哥姜信一，是个老游击队员，担任过团的政委。所以，政委常拍着小姜的肩，对人称赞道：“我们的小姜呀，别看他只有18岁，革命历史可不短了。”

谁能记住他们越过了多少高山！谁能计算出他们穿过了多少森林！这一切，在他们看来，都是家常便饭。从东方开始放明，到月亮西斜，他们一直穿行在林海里，直到夜很深了，这才停下来，靠在什么地方合合眼。

李山带的这几个战士，都是经过选拔的。一个叫佟祥，是一个19岁的青年，无论说话做事，都显露出天真纯朴的神情。他性格倔强，什么事也不甘落后。记得是去年冬天在密营里，大家谈起在战争环境里会经常碰到饿肚子的问题，有人开他的玩笑说：“要是小佟，怕就吃不消了。”小佟气愤极了，当场和人打赌——三天不吃饭。大家还以为他是逗笑话，过后也就把这事忘了。谁知小佟却认真起来，当真三天米不沾牙。大家怎么劝说也没用，打那以后，谁也不敢再和他开这类玩笑了。

另一个叫戴宝廷，是一个粗壮高大的汉子，站在人群里，象一座黑塔，他是山东人，十几年以前，由于生活所迫，他跑到关外，牛马般地干了十多年苦力。又在三道河子沟里当了三年伐木工人。本想积攒些钱，回去安个家，谁想到十几个年头，很快就过去了，宝廷口袋里不但没积下一文钱，就连肚子也吃不饱。他常年锁着眉头，才30出头的人，额上已堆满了皱纹。他寻思这么干下去，哪天是个头啊！他把心一横，毅然参加了抗日联军。

另一个叫蒙文政，那更是李山的老战友了。1937年冬到1938年春，李山在抗联下江干部学校担任政治课教员，蒙文政正好在那里学习，打那以后，他们就始终没有分开过。

蒙文政在200多名学员中，是成绩比较好的一个。教员讲过的课。他能当场背诵出来。他对政治课特别感兴趣，每天总要用一两个钟头向李山单独学习政治课。李山很热心地帮助他，除了指导他学习常识以外，还耐心地帮助他提高政治觉悟。后来，他又在李山的培养介绍下，光荣地参加了中国

共产党。

蒙文政出校以后，组织上本打算分配他做指导员工作。因为他还有急躁的毛病，就临时派他做三连的文书，以便让他在实际工作中，再锻炼锻炼。

太阳偏西时，他们过了石门子，天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，路不好走，到达十三阶瑶台时，天就黑了。秋天的夜里，大雨浇头，他们踏着泥泞的山路，摸索着前进，五个人的衣服浇得透湿，浑身凉嗖嗖的。

但这样令人诅咒的坏天气，却使得李山他们感到庆幸。因为假如没有这个有利条件，一路上那些鬼子据点，就不容易通过了。现在，他们大踏步地通过了无数敌人的据点，来到了驼腰子附近。

驼腰子是个著名的金矿区，东南北三面连着大山，西面是一片较小的山丘，位于依（兰）、勃（利）、桦（川）三县的连接处。可是在行政划分上，它却不属于任何县，所以人们叫它“三不管”地区。要说这地方也有行政领导，那就是金矿经理。经理有自己的武装（矿警）来维持治安。1934年，驼腰子曾一度被抗日的武装部队占领，然而日本鬼子看到这里地势险要，又有金矿，就增加了大批力量，修建了许多工事和据点。以便攫取这里的财富，维持它侵略中国的战争。1938年又开辟了空运航线，驼腰子的金子，当天就能运到“新京”（长春）。

驼腰子西面是通向湖南营的大道，大道两旁有许多居民点。东边的山岭伸出了许多连绵二三十里的沟岔。每个沟岔、山顶和要道都筑有炮台。李山他们就是从驼腰子东边穿过来

的。

寒冷的雨水和头上的汗水，混在一起往下流，流进他们眼里，又痒又辣。嘴里一股又咸又涩的味道。一夜的长途跋涉，使他们感到一种难忍的内旱外涝的折磨，身上水流如注，而口腔却渴得象要冒火。

他们选了一个安全地带，坐下休息。这时，天已微明，李山叫过大家商量工作。

“敌人这次进山‘讨伐’，来头很大，比任何一次都更为凶猛，根据一路上敌人密集的情况来看，敌情可能有很大的变化，说不定敌人已经占了驼腰子。老蒙，你跟小姜马上出发，去摸清附近的敌情；其余的人捡蘑菇去，先给肚子垫垫底，歇上一会儿再说。”说着各自分散执行任务去了。

李山独自坐在那里，烧着了篝火，取下脸盆，盛了满满一盆水。小佟他们捡来了蘑菇，就“咕嘟咕嘟”地煮了起来。三人围着篝火，盘腿坐着，烤着被雨淋湿的衣服。蘑菇在沸水里翻滚，飘出阵阵清香。两天来，他们没有吃过一顿热饭，没有喝过一口热水。而对着这热呼呼的炖蘑菇，闻着那一阵阵扑鼻而来的香气，谁不垂涎！可是谁也没有动手，因为他们在等候着战友蒙文政和小姜。就在这一刻，蒙文政和小姜，气喘吁吁爬了上来。

“怎么样？”李山迎上前去，迫不及待地问道。

“驼腰子叫鬼子占了，镇上驻满了敌人。而且政人的大部队都已进了山，咱们跑到包围圈里来了。”蒙文政一口气说完了侦察到的情况。李山没有作声，默默地沉思，怎么办

哪？情况变化得这样突然。他双手一握，咬着嘴唇，眉头紧锁，这是他在危急的情况下常有的表情。同志们也都默不出声，苦苦地思索着办法。

“不管它，先垫垫肚子。来，吃饱睡足再说吧。办法总会有的。”李山最先打破了沉默。

过度的疲劳，使得同志们沉沉睡去。

李山靠在一棵树边坐着，一个劲地吸烟，虽说他烟瘾并不重，可是在今天夜里，他却一支接一支地吸着。他睡不着。他想到部队正处在敌人的包围中，怎样掩护部队安全地转移到双鸭山；他想到部队没有给养，负伤的同志没有医药。这一切，全靠他们五个人来到这里来征集。担子不轻啊！

“指导员，你还没休息？”李山正想得出神，传来蒙文政关切的声音。

“老蒙呀！来，你坐下。”他拉过蒙文政，肩并肩地坐着：“我在想，部队在等着我们的口粮，战友们的眼睛，都注视着我们。我们决不能就这样回去。政委交给我们的两个任务，我们一个也不能丢，都要想法完成。可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李山住口了，似乎有着很重的心思。“根据现在的情况，这两个任务必须齐头并进。一面征粮，一面牵制敌人，掩护部队转移。”

“李山同志，你的意思我明白。看是不是这样，天放明我就出发，等黑了我摸到驼腰子镇上去找张大个子。你看行吗？”

李山没有作声，只是锁着眉头，望着远处朦胧的森林。这

个办法，他也曾经想过，只是觉得这种深入虎穴的做法是相当危险的。李山心情很矛盾，摆在面前的任务是繁重的，只有这五个人，又必须同时完成两个艰巨的任务。在这样紧急的时刻，要求他，一个年青的指挥员，必须立即作出决定，不然就会影响到部队的安全突围。现在，除了蒙文政提出的办法以外，他想不出更好的办法。他满怀深情地望着蒙文政，无数往事，在他眼前再现。现在，他将要离开这多年生活、战斗在一起的老战友，他心情异常激动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果断地伸过手去紧握蒙文政的手，说：“好吧，现在只有这条路好走。老蒙，这可是深入虎穴啊！”

东方泛起鱼肚白，天快亮了。李山叫醒大家，命令蒙文政、佟祥和戴宝廷三人，由蒙文政率领，奔向驼腰子。他自己领着小姜，在附近一带扰乱敌人，混淆敌人的视听，掩护部队转移。他们还计划天黑以后，在这里会合。

临分手时，李山又指示蒙文政说：“万一敌情变化太大，就撤出来，以便集中力量牵制敌人，掩护部队转移。只要我们坚持上一星期，迷惑了敌人，那部队安全突围就成功了。”说完，命令道：“现在出发吧！”

李山目送着蒙文政他们走了以后，跟小姜登上了一个树木稀疏的岗顶，远远望去，只见南面的山谷中，现出一座房屋零落的乡村式的小镇。小姜用手指着说：“那就是驼腰子。”

李山倚在一棵树上，看着夕阳照到山岭和树叶上，从山谷中杂乱的茅屋顶上，升起一缕缕的炊烟，被秋风一扫，又化为乌有了。他的眼睛，从这小镇的上空慢慢地移到它的近郊。

忽然，他在西南的大路上，发现有一长串活动的黑点。他随手拿起望远镜，仔细一看，用手指给小姜说：“从大金缸方向来了敌人。”他的话音刚落，便听到左侧传来树枝折断的响声，他急忙转过头去，看到几个钢帽顶，象爬行的野兽一样，在草丛中蠕动。他急忙掏出毛瑟枪，对准前边的几个钢帽顶开了火，敌人被打得乱成一团。李山和小姜趁着敌人慌乱的工夫，赶忙隐蔽到林海里，向北沟塘子跑去了。

沟塘子约有500米宽，两岸长着茂密的柳毛子，草甸子的杂草有半腰深。他俩在草甸子里，一直向远处跑。敌人在后面乱吵乱打枪，子弹纷纷地落在他俩的身前身后。

他俩跑到河边，钻到柳毛子里，小姜看到敌人搜索上来，作出射击的姿势说：“打吧，反正天快黑了，不怕它跟踪。”说完对准追上来的鬼子，“砰砰”就是两枪，李山也打了一槽子，然后拉着小姜，顺河沿往上走了。

他俩深一脚浅一脚地转了一气儿，刚回到原来的大岗上，便听到东南方向响起一阵炒豆般的枪声。李山心里一紧，急躁地跳动起来。他想，怕是蒙文政小组出事了。他急忙爬上岗顶，听到枪声稀落了，却看到从沟塘子到山坡象一条银龙，布满了篝火；驼腰子街里街外，灯笼火把，人吵狗叫；空中象流星似的飘过信号弹和探照灯光。

李山心里老在揣测蒙文政小组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他一会儿好象看到发生了战斗；一会儿又象看到他们三个人欣喜地回来了。这一夜，他没有合眼。当晨曦透过树叶的缝隙，露珠闪烁着银光的时候，他俩听到了一点轻微的响动，两个人的心立即突突地跳起来。

声音越来越近，两个人的心也越跳越紧。忽然一条大青狗由树隙间窜出来。他们知道，这是敌人的警犬，现在只有扳动枪机，才能对付得了这只为法西斯效劳的恶狗，“砰砰”两声枪响，那狗呜咽了几声，向后跌去。他俩迅速地穿过树隙，往东跑了。

他们登上一个高峰，李山停来说：“不能往东跑，一方面防止把敌人引到部队转移的方向，另一方面我们还要等蒙文政他们。”

小姜眯缝着眼睛，听完了李山的话，倚着大树坐下，说：“那我们先往北走，把敌人引到山里去，然后卖溜子折回来。晚上再去找他们三个人好吗？”

李山没作声，心里可很满意小姜的意见，也就照着小姜的样子倚着树坐下。两个人都感到十分困倦，脑袋垂到胸前休息。李山听到小姜的鼾声，忙说：“快走吧，睡着了可不行。”

小姜被唤醒过来，猛然往起一站，尖声喊道：“狗……”

李山一看，敌人的一只警犬果然又追了上来。

李山跟着小姜跑进树林子，一直跑了很远，这才停了下来。

敌人遭受到昨晚的一次袭击，开始惊慌了。他们断定，抗联就在这里，于是集合了大批人马，把山团团围住，开进山里“讨伐”。他们白天满山搜查，夜里就在山上宿营。李山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。

深夜，李山和小姜沿着山麓往东走。这里所有的沟塘